

天机大侠刘伯温

玉虚真人

下



09458

天机大侠刘伯温

玉虚真人 著

上



200091159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3·海口

09357

天机大侠刘伯温

玉虚真人 著

下

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3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天机大侠刘伯温

作 者：玉虚真人

责任编辑：张 桐

封面设计：杨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北京计量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 21.5 印张 500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000 册

ISBN 7—80570—937—8/I • 273

定 价：15.80 元（上下两册）

内 容 介 绍

元末年间，浙江青田县一姓刘的穷秀才遵父遗愿，葬父于高山之巅，白猿引路，白鹤指点，刘秀才于树穴内得到百多年前寻龙大侠赖布衣所遗的一帧偈语，示此穴日后当出一位扶乩逐元的风水之士。半月后，秀才之妻惊吞一飞来白珠，从而怀孕生子，取名基，字伯温。

伯温年少即聪颖过人，感悟力极强，为救母寻鹿，巧遇世外高人惭愧大师，天缘巧合，参透三元九宫玄机。后又获先人赖布衣的寻龙秘笈和“龙晶珠”，得大侠神授，习得寻龙绝学，毅然踏上寻觅真龙天子之途。历经坎坷，觅得帝兆之人朱元璋，赠以“龙晶珠”，助其潜移默化，引入龙脉正气。

当时，天下大乱，群龙四起，元朝气数将尽。伯温暗示天机，与朱元璋一同加入反元义军，司军师之职，助其替天行运，完成挪移乾坤的大业。伯温精通兵法，玄机妙算，用兵如神，屡居劣势而不惊，智退元将帖木耳，火攻异敌陈友谅，又以仁义之心，巧施移花接木之术，收服南粤，救民于水火。终应验天机，建立大明一统天下。然伯温淡泊功名，激流勇退，甘为闲云野鹤，浪迹于山水之间……

本书文笔流畅，情节曲折，以丰富的想像力，展示了一个个神奇梦幻的故事。

目 录

上

第一部 妙演天机..... 1

萧瑟秋风，扫除了几许残枝败叶？换了多少次寥落人间？此时已是元朝末叶了。

第二部 九宫天龙..... 135

刘伯温见此人大有气度，具天生神力，实乃一位军旅奇才，便暗道：“《易经》乾卦示曰，‘潜龙，勿用；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’，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”

第三部 挪移乾坤..... 274

刘伯温凝注正北颍州方向，沉吟道：“正北属坎，坎即陷阱也；又北属白水星之归位，郭元帅乃白水星降世，白水星落北，乃星将归位之兆！……郭元帅必将遭人暗算，落入陷阱而亡！”

下

第四部 移花接木..... 419

忽地一颗流星，划过北面天际，呼啸大作，然后即一沉而降，归于沉寂。刘伯温仰头凝视，沉吟不语，忽地袖占一课，大喜道：“元朝宫廷剧变，北伐中原，一统天下，此其时矣。”

第五部 南粤潜龙..... 553

何谓潜龙？龙乃变化之物，活泼矫健，变化莫测，忽隐忽现，忽大忽小，忽而潜藏深渊，忽而飞腾云霄，忽而现首不现尾，忽而兴云布雨，俱在风云隐幻之间。

第一部 妙演天机

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；唯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。

★

★

★

公元 1000 年，南宋绍兴、隆兴年间。

当时的一代奇人、寻龙大侠赖布衣登瑶岭，著《青乌序》奇书，妙识金龙窝穴，巧获万世珍品“龙晶珠”，却被一头白猿两番夺去。

赖布衣被白猿数度作弄，不禁戟指怒道：“贼猴！三番数次作弄赖某，意欲何为？汝须还个公道，不然惹翻赖某，定教汝尸骨难存！”

白猿已然通灵，它一听赖布衣之言，自知禁受不起，吓得连忙跪在地上，作人状的叩起头来，一面伸爪指天，吱吱呱呱的大叫。

赖布衣见白猿欲示什么，便按捺住怒火，道：“汝有话说？”

白猿一听，竟竖起一指，虚空写划起来。

赖布衣心中又惊又怒，细视白猿的手势，不禁暗吃一惊，原来白猿竟以虚空作纸，写起字来，写道：“吾乃南帝星君座前白猿使者是也！今奉南帝之命，求大师相助，因人神相隔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万望大师见谅！”

赖布衣惊道：“汝既是南帝星君座前使者，必未卜先知，可

知我之名姓？”

白猿又虚空写道：“大师姓赖，字太素，自号布衣是也！”

赖布衣又惊又奇，忙又道：“南帝星君欲求赖某何事？”

白猿虚空写道：“当今天下，行将大乱，宋室气数将尽，外族涂炭生灵，汉室子民须历百年浩劫。南帝因令吾寻一帝皇之身，及助其成功之士，太素公的龙晶珠及《青乌序》奇书，正为两者之助，万望太素公谅解！”

赖布衣忙俯身一揖道：“但有益于黎民百姓，赖某岂敢藏私？但请使者留下偈语，以解赖某悬疑。”

白猿连连点头，伸爪于虚空写了数行字，末了又写道：“……天机幸勿泄露！”

赖布衣见白猿起首的数行字道：“冥冥主宰百年间，万千生灵惨相残。皇觉寺畔穿朱衣，伯温扶乩逐元蛮。”又见白猿叮嘱“天机勿泄”，便不再询问，拱手一揖，道：“如此，请使者去吧！”

白猿跪在地上，向赖布衣叩了三个头，然后一跃而起，大笑三声，又大哭三声，才跳跃着远去了。

一时间，山野又陷入一片死寂，赖布衣亦默默无言，陷入沉思，暗道：“皇觉寺畔穿朱衣”一句，当隐示一位出身皇觉寺的和尚，日后正是穿朱衣的皇帝，“龙晶珠”的金龙窝穴龙气，正是助此人成事，而“伯温扶乩逐元蛮”，当指有一位名“伯温”之人，精于扶乩占卜之术，相助那位皇觉寺和尚逐元蛮而一统天下，而自己所撰的《青乌序》奇书，正是传授此人以助其成功，虽觉可惜，但毕竟物尽其用。

赖布衣想念及此，不禁仰首叹道：“既然元蛮主宰百年间，黎民百姓惨相残，如此暴逆，但能拯救百姓于水火，赖某乎复何求！罢！罢！罢！暂且把此事抛开寻龙去也！”

赖布衣道罢，继续寻龙追脉去了。

*

*

*

萧瑟秋风，扫除了几许残枝败叶？换了多少次寥落人间？
此时已是元朝末叶了。

在浙江青田北隅，耸起一座大山，山高虽仅有百米，但连绵宽广，地力雄厚。山上峰峦起伏，溪水蜿蜒，峰岩洞壑，千姿万态，当中更有一峰卓立云空，峰顶白云缭绕，瑞气万千，如幻如仙。

在大山的半腰，这时正有一名中年男子奋力向中段的主峰攀登，此人姓刘名钥，是一位穷秀才，其父刘濠是一位退隐的元朝县官，可惜返家不久便一病去世了。

刘钥攀上大山的顶部平台，举目向前望去，但见峰峦并立，中峰一枝独秀直插云天，峰上白云缭绕，甚有气派。

刘钥一见，心中暗喜道：“爹爹临终时，曾道：‘梦见有位浑身白毛的怪物，把我引上此山，上山后怪物无影踪，却见一对硕大白鹤于主峰上盘旋翱翔，状甚欢跃，似起舞迎接我的莅临，想必有甚好处，我死后，汝可葬我于此峰上，慎记莫忘。’如今看来，爹爹所言，果然有点意思！”

刘钥这般转念，便咬紧牙关，奋力向主峰攀去。他身上背了一个包袱，里面便是他爹爹刘濠的骨灰。原来刘濠临终时非常清醒，不但预为自己卜定葬身之所，还吩咐儿子刘钥先把他的遗体火化，然后携上峰去择地安葬。刘钥大感迷惑，但刘濠微笑不答，刘钥亦就无从知道其中的底蕴，但他生性至孝，因此绝不敢违逆先父的遗愿。

刘钥背着先父的骨灰，终于攀上主峰之巅。却见峰顶面积甚广，峰上奇花异草，溪涧洞穴遍布，仿似一处世外桃源。

刘钥虽然遵亡父之意，千辛万苦攀上峰顶，但他并不知道何处适宜安葬，便四周寻觅。刘钥心道：“但求干爽洞穴，虫兽

难犯之处，便是好的了！”

于是他专门拣洞穴多的地方走去。但峰上洞穴多有溪涧流经，里面潮湿不堪。刘钥于风水地理一道虽是门外汉，但亦知水浸之地，入土先人如何可以安乐？

因此寻了大半天，竟然没有一处洞穴合意。他又疲又饿，一时间没了主意。

就在此时，他眼前一花，似有一团浑身白毛的东西在他眼前一闪而过。刘钥猛然想起亡父亦曾说过有一全身白毛的怪物把他引上此峰，便不敢怠慢，立刻一跃而起，朝白影消失的地方跑去。

这一跑，刘钥便跑到主峰顶的西面平台，竟然又是另一番气象。但见峰上古木参天，连绵不断，山风劲吹，古木沙沙作响，四周白云飘渺，置身于此，恍如蓬莱仙境。

刘钥却又犯难了，他举目四看，见此地风光虽好，但四周地硬如铁，并无任何洞穴，暗道自己并未携来锹铲等工具，如何能挖穴下葬？那白东西想必是作弄我了！

却就在此时，忽见峰上云突有一对硕大的白鹤疾飞而至，在一棵巨大古木上面翩翩旋舞，状甚欢悦。

刘钥心中一动，暗道岂料爹爹梦中所见，如今一一展现眼前了！

他不再犹豫，连忙向白鹤下面的那棵巨木跑去。

巨木甚大，方圆近丈，下面近土处，却裂开了一个缺口，刚好可容他所背的包袱塞入。

刘钥一见，心中又惊又奇，暗道一切似有先机预伏，当真不可思议！但既然如此，想必有什么好处罢了，便顺其意行事便是！

刘钥于是步近巨树，他为小心起见，也不忙把骨灰塞入，先

探手入缺口之内，触手处却摸到一块树皮，树皮光滑上有凹凸，仿佛刻有文字。

刘钥心中大奇，把树皮挟了出来，他仔细一瞧，树皮上果然刻有文字！

刘钥小心翼翼地把盖住字迹的尘土拂去，树皮上的数行文字便展现在他的眼前，但见龙飞凤舞的字迹写道：“枝枝叶叶现金光，晃晃朗朗照四方；江东岸上光明起，扶乩说偈辅真王。”下面又有一小行字写道：“吾有幸目睹天机示现，其曰伯温扶乩逐元蛮，为应此兆，特寻此白鹤真穴，以赠有缘之士。赖布衣仅留钤记，乾道八年初八。”

刘钥一见，心下登时大震，他是秀才，于地理史实了然胸臆，自然知道乾道八年距今日元武宗至大三年，已有138年了！显然，这块树皮，以及树皮上的刻字，是138年前，一位叫“赖布衣”的人留下来的！

刘钥暗道树皮字迹钤记所示，树洞之内必是“白鹤真穴”无疑了，但按偈语所示，此穴日后当出一位扶乩论卦的风水之士，而且能够藉此相助真王逐走元蛮，这岂非造反了么！

刘钥这一惊，当真非同小可。他出身于元朝的官宦之家，自然知道元人的残暴，当今的朝廷规定，民间百姓甚至要五户共用一把菜刀，若然造反，哪还得了？而且他若把亡父的骨灰塞入树洞，日后的弥天浩劫就必定降临在他姓刘的一族了！

刘钥这般转念，登时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欲置之不理，又违了先父的遗愿，但若依言而行，一番浩劫眼看难逃，当真令他犯难之极。刘钥左思右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就在此时，巨树上盘旋的白鹤忽然疾冲而下，其势凶猛，尖嘴竟然直啄刘钥的眼珠！

刘钥一见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就地滚了开去，侥幸避过白鹤

的一击，但忙乱中，背上的骨灰包袱掉在山地之上。

刘钊正欲拼死过去拾起包袱，另一只白鹤却风驰电掣般疾冲而下，利爪一伸，便把包袱攫住，然后猛一甩爪，包袱竟向树洞的缺口疾飞而去，穿孔而入了树洞！

刘钊一见不禁又惊又怒，捶胸顿足的叹气道：“白鹤！白鹤！汝等可知，此举会令姓刘一族被推上断头台！”

刘钊不顾一切的冲上前去，欲从树洞中把亡父的骨灰掏出来。

但两头白鹤却似守门将，一左一右佇立在巨树洞口前面，但见刘钊走近，便作势欲啄。人与鹤数番纠缠，刘钊竟然万难接近洞口半步！但说也奇怪，只要刘钊退开，白鹤就拍翼跳跃，就如胜利了般的欢欣鼓舞。

刘钊连续冲了十数次，均无功而退。两头巨鹤的尖嘴太过厉害，刘钊无论如何也不敢直撄其锋。他万般无奈，只好退了开去，坐了下来，心道硬的不成，我就来软的，与汝等磨下去，看看谁的耐性好！

刘钊预料两头白鹤只是一时贪玩，久了便会不耐烦而飞去了，到时他可再从容地从树洞中掏走骨灰。

幸而刘钊随身带备干粮，尽可填填肚子，因此他自忖必定可以斗赢两头恶作剧的白鹤。

吃了一顿干粮，又去溪涧边喝了几口水，刘钊走回来，坐在树洞口前面不远的那块石上守候。

两头白鹤没理会他，也没移动，一直佇立在树洞前面。

这时天色已渐黑暗下来。刘钊眼见两头白鹤依然毫无离开的表示，便叹了口气，把那块树皮随手放入怀里，仰卧在石上，合上眼皮。

刘钊原本只打算稍歇一会，岂料刚合上眼皮，便立刻沉沉

睡去了。

突然，刘钊被人的呼唤声惊醒过来。

“钊儿……钊儿……”

呼唤他的人竟是死去半月多的爹爹刘濠！

刘钊又惊又奇，忙俯身拜倒，道：“钊儿保护爹爹遗骸不力，请爹爹饶恕！”

刘濠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为父已得安乐居所矣，汝尚抱歉什么？而且刘家不日必添男丁，正是可喜可贺，汝还不知足么？”

刘钊一听，忙道：“虽添男丁，但未知是祸是福？”

刘濠呵呵笑道：“祸福到头都是空，家祭无忘告乃翁！”

刘钊一听又道：“爹爹尚有甚未了之愿？”

刘濠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死去原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！”

刘钊暗道爹爹因痛恨元人残害汉人，才弃官归隐，岂料却一病而逝，心中自然深以为憾，因为他未能目睹元人的败亡。于是便连忙答应道：“爹爹放心，有朝一日汉室光复，必首先拜告爹爹知道。”

刘濠大哭三声，又大笑三声，遂然而没。

刘钊心中又惊又痛，连忙向前追去，但忽然跌了一跤，才知是南柯一梦。

在黑暗中，刘钊举目望去，两头白鹤竟已失了踪影。

刘钊连忙走过去，凑近巨树一看，登时吓了一跳，原来巨树的缺口这时竟已完全合拢，而且毫无痕迹，就似从来没有裂开的一般。

刘钊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又用手仔细的摸索，触手处但觉光滑一片，根本没有任何裂痕。

刘钊叹了口气，他在树前跪了下来，拜了数拜，无奈地下山去了。

返回家里，刘钊也不敢向外人泄露半句，甚至连他的妻子赵氏亦瞒住了，只道先父已在附近山上入土为安。

私下里，刘钊把那块树皮密密地收藏起来，夜深人静时，他又忍不住偷偷地取出来反复端详，但树皮上所刻的文字含义，他无论如何也参解不破。

岂料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刘钊正与赵氏躺在床上睡觉，忽然赵氏惊叫一声，挣扎而起，以手按着腹部目瞪口呆！

刘钊忙问怎的了，赵氏惊奇得半晌无言，好一会，才失声叫道：“天……那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刘钊见妻子吓成这般模样，便连忙安慰她，好半天，赵氏才总算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妾身方才忽见一团浑身雪白的怪物跳上瓦面，向妾身大哭三声，又大笑三声，然后向妾身直扑过来，妾身惊坏了，正欲张口大叫，谁知那团白色怪物突然骤缩成一粒圆珠，飞入妾身的口中……”赵氏说到此，用手抚着肚皮，恐怖的道：“妾身想，它已落入肚内了。”

刘钊一听，勾起了幕幕往事，他登时亦为之目瞪口呆。

自这一晚后，赵氏便发觉已怀了身孕。

刘钊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刘家中年得子，若是男丁，便不致断了香灯，承继有人。惊的却是此事来得委实奇特，所怀之人必定与白鹤山上的那事有极大渊源，日后此子不知会给刘家带来是祸是福。

但事到如今，刘钊亦无计可施，唯有听天由命了。

赵氏十月怀胎，到第二年八月初八，便一朝分娩，生下一个白胖的男娃娃。

这男娃娃的长相非常奇特，眉浓长而几乎及耳廓，脸长而方正，眼珠炯炯，虽是娃娃，亦令人望而生敬。

但这男娃娃甫一降世，便不哭不笑，眉尖紧皱，竟似满怀

心事。

赵氏道：“幸好是个男孩，相公呵，替他起个名字吧。”

刘钥中年得子，先是一阵狂喜，但随即忆起种种怪事，却又惊奇又担心，未知这男丁日后会替刘家带来的是祸是福。蓦地，刘钥想起树皮上那位“赖布衣”留下的偈语：

“伯温扶乩逐元蛮”，心中更感疑虑。

这般转念，刘钥心事重重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好歹也是刘家的基脉，他就名‘基’吧！”

赵氏一听，喜道：“好啊，刘基，刘家一脉的的基业，相公起的好名字，但相公是读书人，也该替基儿取个别字。”

刘钥叹了口气，知不可回避，便道：“此子姓刘名基，字伯温吧。”

刘钥话声刚落，刚出世的男娃竟似听懂了，黑眼珠定定地凝注着父亲，神情严肃，就似已然懂事的小人精。

从此，这位奇特的男娃就叫刘基，字伯温了。

刘伯温的降世，并没有给刘家带来多大的欢乐。刘钥的脑中永远抹不去树皮偈语的阴影，他深知此事必定有所应验，但是在什么时候发生，其给刘家带来的是祸是福，刘钥就不知道了。

但这是刘家的唯一男丁，刘钥就算如何惊疑，亦不忍心失了这点唯一的血脉，而赵氏更视他若珍宝，悉心抚育。

很快，刘伯温便已届入学的年龄了。

一天，刘钥带着刘伯温到当时有名的一位大儒郑复初处求学。

郑复初收学生异常严格，等闲之人物拒之门外，就算出多少薪俸亦决不答应。因此刘钥心下亦有点惴惴不安，唯恐郑复初不肯收自己的儿子。

刘钥领刘伯温走到郑复初的面前，刘钥向郑复初拜见后，正欲说明求学之意。

郑复初却不答刘钥的客套话，双目凝注刘伯温，久久没有言语。

刘钥心下更觉不安，暗道莫非郑先生已然瞧出此子有何凶险，为免惹祸上身，他必定不肯答应收授了。

就在刘钥惊疑间，郑复初忽然轻声道：“天地氤氲！伯温，下一句是什么？”

刘伯温略一思索，便把小头儿一昂道：“回老师，下一句是万物化醇。”

郑复初眼神一亮，又道：“天地玄黄。”

刘伯温立刻接道：“宇宙洪荒。”

郑复初道：“何谓宇，又何谓宙？”

刘伯温朗朗道：“天地四方曰宇，古往今来曰宙。”

郑复初不禁抚掌向刘钥叹道：“君祖德厚，此子他日必光大君之门庭矣，六岁娃儿，竟能牢记易经五典，当真不世奇材。”

自此，刘伯温便在郑复初的门下求学了。

郑复初除了教授一些为日后应试的必备课程外，他自己对于天文、地理亦异常偏爱，因此刘伯温大合他的心意。

刘伯温随郑复初研读了八年，到他 14 岁那年，正好是元朝三年一度的年试之期。

这天，郑复初特地把刘伯温的父亲刘钥邀来，郑而重之地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君之子在下已委实无能教授矣。”

刘钥自刘伯温随郑复初求学以来，因心中的阴影到底难以抹去，故此只望儿子能渐渐化去戾气，便是上上大吉，于儿子的学业上便没多大留意。这时一听郑复初之言，大吃一惊，忙道：“是因小儿桀戾难教么？”